

sinology

SINOLOGY SERIES

SINOLOGY SERIES

施拉姆集

燕青山 易飞先 编译

SINOLOGY SERIES



STUART R SCHRAM

现代世界社会科学名家
学术丛书·中国研究系列
SINOLOGY SERIES

511
0425
828

S
111
C012
828

施拉姆集

燕青山 易飞先 编译

现代世界社会科学名家
学术丛书·中国研究系列

天津人民出版社

P 199 4, 9, 28

(津) 新登字001号

施拉姆集

燕青山 易飞先 编译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8印张 4插页 400千字

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201-01465-X/C·107

定 价：18.00元

出版献辞

列宁曾经指出：“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这点显得尤为必要。做为真正的唯物主义者，面对现代世界社会科学此起彼伏的学术思潮、层出不穷的学术成果，我们应具备在对话的基础上拿来参考、为我所用的气魄与实力。在保持敏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辨别力的同时，“占有，挑选”（鲁迅语），恰到好处地借鉴，入木三分地批评。而这一切的前提，首先在于对现代世界社会科学成果充分、准确的了解和评价。

现代世界学术著作浩如烟海，即使在某一领域内也是汗牛充栋，要想充分、准确地了解谈何容易，更遑论把握、评价了。将现代世界社会科学各领域名家大师的毕生学术成果进行筛选，择其最有代表性的著述或著述节选，结成选集出版，从而为读者充分、准确地了解现代世界主要学术成果提供一个事半功倍的途径，为对其进行总体把握和扬弃提供一个资料上的起点，这就是编辑、出版这套“现代世界社会科学名家学术”丛书的缘起。至于国外学者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因种种局限存在的谬误与不当之处，相信广大读者自会辨别、取舍，无庸多言。

本丛书所称之“社会科学”系依国内用法，既包括经济学、政

治学、社会学等西方所称的“社会科学”，也包括哲学、文艺理论等西方所称的“人文科学”某些学科。

本丛书采取个人选集的形式，不出多人合集。所选收的原作者应为本世纪以来各领域内公认的名家，或各领域中主要学术流派的代表人物，以及其研究课题与我国关系较大，较有参考价值的著名学者。

本丛书拟根据不同学科（如哲学、经济学、史学等）或专题（如中国研究、现代化研究等）分为若干系列，陆续推出。每系列拟出书几本至十几本不等，每本约30万字左右。

以个人选集的形式系统介绍现代世界社会科学学术成果，是一项大工程，目前国内尚不多见。这对我们是一种摸索，限于经验和水平，疏漏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衷心希望能得到国内外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帮助与指正，以在中国走向世界、积累和塑造文化的过程中尽我们的菲薄之力。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年5月

序　　言

这是在中国出版的我的第三本著作。第一本是传记《毛泽东》，相对要早一些；第二本《毛泽东的思想》，是比较新的一本。这部集子则可以说是新与旧的结合，我希望读者能本着这种态度来看待它。其中某些文章是三、四年以前写的，而有的可以上溯到1963年，我开始着手研究毛泽东和中共党史时最早写的文章之一就是那时完成的。早期的文章有些可能看起来还算有生气，因为我是被自己刚刚发现的新事物所激动；但它们又可能显得幼稚，因为许多东西我仍然不知道，而且对当时的西方学者（实际也包括中国学者）来说，可以获得的材料是非常有限的。后来的文章无疑有着坚实的材料基础。而所有文章中反映的学识和见解如何则要由读者来评判。

在过去三十年里研究本书所反映的主题的过程中，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理解中国、中国文明和中国革命，并把我已经形成的见解与西方读者进行沟通。虽然我不敢妄然向中国人来阐述中国，但我仍然希望这本书能引起人们的思考，并有助于促进不同层次的人们之间的理解和沟通这一基本目标的实现。我非常感谢燕青山和易飞先主动来编译这部集子和杨德再次参加翻译工作，还要感谢我的老朋友廖盖隆热情为本书撰写导言，

有这样的著名权威,对于把我的著作奉献给中国公众来说是很荣幸的。



Stuart R. Schram

1992年2月25日

于麻省剑桥

导　　言

廖盖隆

我应编译者的要求，为《施拉姆集》的出版写几句话，感到很高兴。

斯图尔特·施拉姆是美国研究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问题的著名专家。他从事这种研究已有 30 年。他著的政治传记《毛泽东》和《毛泽东的思想》两本书，以及他写的一些论文，已被译成中文出版。特别是《毛泽东》传发行达 50 多万册，国内读者对他是比较熟悉的。我个人和施拉姆从 1980 年以来有过多次深入的交谈。虽然我们在价值观念上是有差异的，但由于施拉姆研究问题力求采取求实态度，我从和他的交谈中得到了许多教益和启迪。我们之间，按照已故中国总理周恩来所说的“求同存异”的原则，建立起了珍贵的友谊。

施拉姆教授长期担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1989 年起他回到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持编译出版多卷本的《毛泽东著作集》。他从事的这个工作，对于帮助使用英语语系各国的读者了解和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有重要意义的。

除了英文以外，他还通晓中文、法文、德文和意大利文，因而他能够广泛地利用以这些文字出版有关中国现代史的文献资

料。

从总体上说，施拉姆关于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的论著，是以客观地分析文献资料为基础的，是值得称许的。

他深刻地指出，中国革命是在世界历史上占有极重要地位的一场社会革命。这场革命的方向，实质上是由既是理论家又是革命家的毛泽东决定的。离开毛泽东，既不能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也不能认识中国的现在和未来。

他指出，彻底地改造旧中国，把中国人民蕴藏的无穷力量解放出来，恢复中华民族在国际上应有的地位，这是毛泽东对自己的人民的最大贡献。

他指出，毛泽东在中国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为中国人民指出了一条通向胜利的独特道路，这是他个人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最大成就。

他在《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一文中又指出，毫无疑问，毛泽东对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也可以肯定，毛属于马克思主义者之列，因为他在他的思想中大量吸收了马克思和列宁的东西。如果说，象马克思主义这样重要和有影响的系统思想，是属于历史的，是由每个时代竭力追随马克思的人所创造出来的，那么毛泽东应当可以算作我们时代的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

他认为，毛泽东对源出于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传统，作出了三点重要贡献：（一）社会主义革命和产业革命并不一样，它也包括改造人本身；（二）虽然有觉悟的和具有广阔的历史眼光的领导人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不能倾听下面的呼声，那么这种领导人就会死气沉沉和腐化；（三）农民也和工人一样，值得倾听他们

的呼声，而且农民有能力参加创造新社会。

他强调，毛泽东提出的群众路线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有重大意义，这些是毛泽东思想中长期有效的成份。他还赞赏毛泽东思想中的理想主义成分，即他所说的现实主义的乌托邦方面。

他指出，毛泽东是一个为人类的最终命运而操心和战斗的人，而且他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式道路”进行了有成效的探索，而反对照搬苏联模式。

施拉姆写道：“最后，毛留给他的同胞的毛式马克思主义遗产的特征是什么？这是一种完整的思想体系呢，还是一种方法（他的继承者想用的话，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去运用），还是介乎二者之间的东西？虽然他在辩证法和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分析里加进了一些模棱两可的成分，但我认为，他在身后留下的绝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而是开放的和非教条的，某种类似体系的东西。也许可以从毛自己的一个比喻中概括出它的确切特征。毛在1958年1月解释他的‘不断革命论’时，回忆起湖南的一个民谚：‘草鞋冒（没有）样，边打边象。’换句话说，革命就是一个不断的即兴创造过程，而且，正如他履行的使命一样，编织者的心中对他正在打的草鞋的形状已有一个明确的设想。毛没有打完中国革命这只‘草鞋’，但已开始成形，而在未来的漫长岁月里，它几乎不可能不带有他的印记。”

施拉姆在《毛泽东和苏联人》这一长篇论文中，还对中苏关系问题，作了周详而精辟的分析。

我认为，施拉姆的上述论断，都是正确的和深刻的，或者是富有启发意义的。这也是他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关于中国革命的论著中占主导地位的方面。在这些方面，他还曾为澄清国

外某些中国问题研究者的论断失实和误解，作了大量工作。

施拉姆教授在 1989 年的一次谈话中对我说过，他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也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而是一个“中间派”。我认为他的这个说法是真诚的。他研究毛泽东和中国革命问题具有追求真理的科学诚意是不容怀疑的，但他的这种研究不能不受到他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实证主义方法的影响，更不能不受到他写作时掌握的文献资料还不够充分的局限。

拿他的名著政治传记《毛泽东》来说，石仲泉、张宁、杨德已经指出，这部书的前半部分的资料是比较充实的，也是写得富有新意的。但后半部分（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部分），他掌握的资料就不够充分，因而显得比较单薄。当然，前半部分也有资料掌握得不够充分的地方，例如他对周恩来这位伟大的中国领导人的评价有失真实，我认为就是资料掌握得不够充分造成的。至于他在后半部分谈到“文化大革命”时，把毛泽东和林彪、江青的作用相提并论，也显然是因为他当时对资料掌握得还不够造成的。1991 年 11 月间，施拉姆来中国访问时谈到，他计划补充和改写《毛泽东》传。我衷心地祝愿他的这个计划将圆满地成功。

施拉姆正确地指出，毛泽东晚年在发动“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时，陷入了空想、唯心主义和唯意志论，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也违背毛泽东自己一贯的思想的。这些错误同毛泽东早年、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受到唯心主义的影响当然有关系。但施拉姆根据这些事实就断言毛泽东始终是一个唯意志论者，断言毛泽东一向重视人的自觉能动性、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重大作用（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唯意志论的表现，这就不对了；这就不可能解释，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为什么取得了

伟大胜利，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总的说来为什么取得了重大成就。这同施拉姆自己所说毛泽东晚年违背了他一贯的思想也是互相矛盾的。

施拉姆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重要的和有影响的系统思想，这证明他对马克思主义是尊重的。从他的论著中也可以看得出，他对马克思主义是有比较系统的了解的。他尤其是承认属于历史的、开放的、非教条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巨大价值。但是我认为，他因为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具有不同于早期资本主义的一些特点，就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这就是说，似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的社会性同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之间，以及资本主义企业的有组织性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基本矛盾，已经解决，这就不对了。当然，在这样属于价值观念的差异问题上，我们是可以保留不同看法的。

对于毛泽东在 1938 年所说的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从 40 年初以来他一贯所说的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个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思想原则，施拉姆的理解也和我们有差异。他强调毛泽东思想中的中国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他这样做也是有道理的。正因为这样，毛泽东著作明显地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见乐闻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不仅使得毛泽东思想具有独特的优美民族形式，而且使它的内容更丰富更深刻。但“中国实际”不限于中国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而且包括（这些是更重要的）现阶段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的丰富实践经验。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就是中国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

我认为，施拉姆对于毛泽东思想所作概括的方向是正确的，他把毛泽东思想看作是开放的、非教条的和发展的思想体系是

一种创见。但他阐述的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不够全面。我们只要把他的《毛泽东的思想》一书同 1981 年 6 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部分对照起来读，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我认为，施拉姆特别是对毛泽东在哲学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估计不足；他对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所首次概括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所产生的实事实是、群众路线、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作为一个整体的、长久的、普遍的有效性也估计不足。

正象马克思主义一样，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也是属于历史的，是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而发展的。因此，毛泽东思想历史发展的分期，决不能同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分期割裂开来。据我看，施拉姆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发展分为六个十年，是勉强的，理由不够充分的。此外，他关于 50 年代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把毛泽东原来的著作修改得面目全非的说法，是夸张的和失实的，虽然日本的竹内实教授在《毛泽东集》中发表毛泽东的原著，又注上《毛泽东选集》中所作的修改，是对读者，特别是对研究者很有帮助的。

施拉姆关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史的论著，总起来可以说是“瑕瑜互见”，但是白璧微瑕，无损于白璧本身的价值。施拉姆研究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这个课题，内涵太广阔、太丰富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这种研究还处在初期阶段。要以一个人的力量圆满无缺地完成这个课题是不可能的。施拉姆在这个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是丰硕的和很可宝贵的。《施拉姆集》把我们带进了一个蕴含着无数珍宝的迷人世界。我从中也得到了许多裨益。我在上面提出的一些意见只供作者和读者参考。我自己在这个课题的研究中成绩是很差的，但也许是愚者千虑之一得。我今后愿意继续向施拉姆教授和海内外同行学习。

正如施拉姆教授所预见的，中国人民正在继承毛泽东的遗志，继续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不仅不会动摇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胜利信心，而且恰好是证明了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是非改革不可的，不改革就会断送社会主义。但马列主义政党如果放弃对改革的领导权，社会主义也会被断送；同时证明了中国在马列主义政党领导下进行改革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是一定会胜利的。中国的改革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事业，的确关系到施拉姆所说的“人类的最终命运”。我们的事业需要、也得到了国际上广大朋友的援助和支持。施拉姆教授对毛泽东和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和有关论著，由于他阐述了真理，在客观上也是对中国人民事业的一种宝贵支持。

1992年1月26日

目 录

导言

第一编 毛泽东研究

一 《毛泽东的思想》导言.....	3
二 毛泽东个性中的中国成份和列宁主义成份	18
三 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	39
四 毛泽东与不断革命论,1958—1969	56
五 毛泽东与中国的政治均衡	83
六 现代化与毛主义的构想.....	104
七 毛泽东在军事上的“离经叛道”.....	126
八 1927年:毛泽东走入“误区”之本质	143
九 毛泽东与秘密会社.....	158
十 毛泽东、斯大林和赫鲁晓夫	172
十一 毛泽东与苏联人.....	187
十二 诗人毛泽东.....	214
十三 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	226
十四 毛泽东思想是什么?	261
十五 毛泽东——个人魅力型领袖.....	275
十六 毛泽东研究:回顾与展望	283
第二编 中共党史与中国政治	
十七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初步思考.....	327

十八	中国共产党人思想观念中的政党	347
十九	中国的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	381
二十	从“民众的大联合”到“大联合”	399
二十一	乌托邦去来：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循环	422
二十二	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地方分权： 理论与实践，1940——1984	468
二十三	大动荡的顶点——对“文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治发展中地位的思考	524
附录一	施拉姆简历	540
附录二	施拉姆中国问题研究主要出版物	541
附录三	英汉名词对照	551
后 记		

第一编

毛泽东研究